

类 号 _____



()

编 印 单 位 _____

材 料 时 间 _____ 年 月 日

军 事 学 院 图 书 资 料 馆

书	
号	

一 九 年 月 日

龙岩县巖前区革命斗争的经验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印

一九五五年六月

嚴前區革命鬥爭過程

一九二九年六月，新波迈狗（土名）同志来到我区领导农民暴动，建立嚴前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李元兴、文书林保泰，各乡村都建立了蘇維埃政府，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燒田契和开展分粮斗争，没收了地主的粮食分配給貧苦农民渡过夏荒，群众情緒十分高涨。在增坪开始没收地主的谷子，办法是这样：那些自愿开仓把粮食交給群众者，我们就不动他；而那些敢胆抗拒者，不把谷子繳出来就镇压，結果外地地主如在增严收租的溪南地主邱显欽及孟垌林文其很快把谷仓开出来，这种人我們不动他。分田是以村为单位的抽多补少的办法每口平均分配。

在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燒田契以及分粮斗争的同时，各乡組織起赤卫队，以防东方的土匪，武器很少，祇买了几支的新銃九节龙等土笨的武器，人数为二、三十名不等，区則組織游击队，在打土豪分田地结束后整編到二十軍。

八月以后，刘和鼎、楊逢年匪軍先后来严。刘和鼎于八月間从永福进军攻打嚴城，路經先摧殘嚴前区，各乡的群众都紛紛把粮食藏在山上，人也跑山上，财产被搶劫，鸡鴨被杀。在謝家邦被当地反动的林茂西，把山上群众騙回来，群众回来后即被捕四十二人，都被打受伤，关在嚴城爱华医院里，这时严城已經失守。

刘匪离开謝家邦时有意的放着一支长枪，后派一个兵轉来拿了回去，

証明这支枪的存在群众还是「好」的。群众被关了七八天后，群众輿論紛紛迫林茂西 保回来。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間楊達年来巖时，进攻摧殘了白巖前，进行燒厝搶劫，我游击队牺牲三人，十二月龙巖成立了民团，民团林月生到增坪来放火烧厝，有个群众林水木看到就喊：“白鬼子来了”就當場被打死；林金旺、林竭舌二仔（游击队炊事員）牺牲，同年隨着楊達年匪軍的撤退。恢复了巖城。巖前区主席由李源兴（后为陈加兴）。各乡恢复組織了儿童团、少先队、暴动队、秘密农会为公开的僱农工会貧农团，同时还建立了党团組織，儿童团是十岁至十七岁，少先队为十八岁至二十五岁，暴动队为二十六岁至四十岁，儿童团配合少先队去放哨，破除迷信燒菩薩，如陈加村說：“当我在十四岁时就加入儿童团，負責教操放哨，替妇女剪辮子，燒薩菩等，当时群众就是对燒神不滿意。我去燒神时群众說：“你燒神无尾傳”（即短命。）我父亲又吃斋，他的新观音被我打破了。他不敢罵我。各乡少先队派了三五人到区組織模范队，专门受軍事訓練，结束后，再由他們回去教練少先队员，半个月总会操一次，节日参加檢閱，少先队的任务是保卫乡政权，参加扩大紅軍，联络暴动队站崗放哨（严格得很、认票不认人），巖前区苏維埃不論龙巖失守与否都在当地坚持工作，並且还派了干部到十八乡、龙宮山、园村、陈祠等地去开展工作，成立苏維埃政府。当我们到十八乡进行工作时，反动

派則布置一、二个来同我們接头插上紅旗、夜間，反动派陈天金从十八乡到巖前区)的下村坡，通知說县委派他来开群众会，想捉我紅色区域的群众，群众見勢不妙，就通知巖永区和巖前区赤卫队去圍捕他，押到龙巖槍决。以后十八乡反动民团出来搶劫我各乡群众东西，我們把这一情况請示县苏，县苏指示我們說：十八乡群众向白，我們不必去工作，我們可以动员紅色区域群众去攻打十八乡的民团。因而我們根据县苏指示配合了正規軍第二十軍和巖永区巖前区的游击队、赤卫队分四路进攻白色区域——十八乡。巖前区的游击队、赤卫队在龙宮山、陈祠、园村燒了白色区域的房子（因以前十八乡民团搶罗桥孟屈的群众，被捕了三人，被牽去耕牛六、七只了。）十八乡民团在山上看到了，便在陈祠隔埋伏拦我們回路，我赤卫队牺牲三人，被捕七、八个人，主要是沒有战斗經驗，区苏主席李源兴碰上了民团，民团要抓他，李源兴瞄起空槍（他拿着槍，而子彈却打光了）說：“你来我就打死你，”結果把民团吓跑了，他到园村，碰到二十軍，便由二十軍配合着我們向陈祠隔民团进攻，敌被打敗，那些被捕的赤卫战士救出来了，同时还救出了陈加村的嫂嫂和一个算命先生。后来上級指示不能燒房子，要爭取白色区域群众拥护我們，但已造成赤白对立地方斗争了。

巖前区在这一年积极消灭了反动头子，以安定了革命秩序。速

捕了林榮昌和十二姓的反動一人。同時還擊斃了下村坂反動頭子玉清、烏烟槌、金甲神三人。

七月間，區蘇正在領導群眾秋收的時候，組織保護秋收隊伍，幫助群眾收割稻子，一天當周圍的稻子割完了的時候，劉月波、林月生等團匪由東方到謝家邦來了，他們是從育路避過我們的步哨來進攻。很快就迫近我們，使我們處於被動，群眾都倉皇上山，我隊伍寡不敵眾，犧牲一名，村子被佔，房子被燒燬，一切東西被搶光，林映雪同志的特別被掃盡光，紅軍家屬的都被摧殘，事後調查為什麼會被摧殘的那樣厲害呢？原來當群眾跑上山了，留下一個老媽子叫老王仔系民團頭子林月生是她的女婿，是她一一將情況告訴他，因此，在群眾一致要求下把她鎮壓了。

九月間，動員群眾武裝配合主力軍攻打永福民團詹方珍，沒有攻進撤回來。十月間，龍巖城失守，張貞匪部入城，這時嚴前區和嚴永區游擊隊合編計六十多人，隊長林德生（曹溪人），政治委員陳朝益（經番人），陳加村為公差兵。兩區也合併為南福區，主席為叶村柏，領導游擊隊和革命群眾破壞敵人的交通路線（由嚴到永福的交通線），有一次張貞匪軍到永福迎接薩鎮冰。第一天被我們抓了一個偽裝老人的偵察兵，第二天張貞有一個連進永福，我們沒有發覺，第三天接着薩鎮冰出龍巖，漳平縣游擊隊在後面追擊，我區游擊隊在毛挑坑截住了匪軍就打。楊、薩翻山而走。此後，十八鄉民團又時常到下村坂、孟坑、羅橋、羅家山

等地摧殘搶劫，群眾則都在山上生活。區交通林德基在增坪遇敵人被捕。

十二月，我區反動頭子游紹基在龍巖組織民團，配合着林月生團匪于初四日到增坪，襲擊我們游擊隊被打死犧牲三人，同時十八鄉民團出來羅橋仔放火燒厝，被燒三座，群眾被捕殺各一人，以後內外民團加緊配合夾攻摧殘，環境是極嚴重的。

到一九三一年三月，全區被敵佔去了區游擊隊和區委區蘇的人員被迫無法堅持，則集中退到蘇區小池一帶，還留下林映雪、林春發、林海澄、陳五姑、林長慶、董村梅等堅持敵後工作，當時時局混亂，內部又進行肅社黨，當隊伍集退到小池時，因小池“辦社黨”辦得很激烈。因此，不久隊伍就有十幾個逃跑回來，經工作隊說服后才剩下九個沒有歸隊，號兵林根發則叛變，回去專門帶路“剿共”。四月間反動民團頭子游紹基在謝家邦召集群眾會，青年的人都跑上山去了剩下的都是老年人。團匪在龍巖抓了六個來“殺雞教猴。”民團張仁秀則強迫紅軍家屬林森發、張游海的妻子改嫁，摧殘紅軍家屬，沒收家產，向群眾倒算，如林遠昌家屬的谷子家產全部被沒收，接頭處林梅仔被罰五十元，董村梅房子被拆來建築碉堡，羅橋陳金順妻被改嫁，陳加村叔父被林石山捕去罰款光洋一百五十元還受『竹筒刑』，但群眾還是秘密支持工作隊。到五月節我們工作隊遭到民團襲擊。由於敵人日益瘋狂的摧殘，群眾無法支持我們，生活只靠自給自給。

冬，曹溪地主林加振带着三十多个民团来收租。群众說：『林先生，因环境所迫田荒了，无法交租，』他說：『林先生的田种松树也要向你們收租，』这些民团强姦妇女无恶不作，有一个老人家有辮子就将辮子綁在窗上，后又叫他挑租，該地主来收租要一年补收三年，这时青年人部跑光了，妇女老年人都被关起，在此时又常遭到十八乡民团陈龙順来报复摧殘，陈罗乡、增巖乡房子被燒了又燒，耕牛财产又被搶光了。十多个妇女被捕，长得漂亮的姦污后被强迫改嫁；长得不好的电线燒紅受伤妇女的阴門，被摧殘的死的死，殘廢的殘廢。两乡群众被捕二十多人，回来的祇有六人，其余死的死有的不明下落。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五日紅軍打敗張貞匪軍，恢复龙巖城，民团匪兵从謝家邦敗退，在謝家邦休息时搶杀群众的鸡鴨吃，槍則堆放在群众的房間里，革命群众林远隆乘机把槍偷来，把民团吓跑了，巖前区苏維埃已成立，主席为林源兴等十人到县苏領了十支槍，並前工作队藏起来的槍找出来用，不久，我們偵察着反动民团头子游紹基家住有团匪，我們馬上报告县苏，我五軍团赶来了，击毙一个民团，繳了十多支槍，其余团匪逃脱到东方，这时期巖前区领导农民实行重新分田，进行反倒算，所有被地主民团搶去的土地都与清算回来，建立三十多的游击武装，保卫土地革命果实，队长林祿秀。这时我們的武器比較好了，各村的治安較好，我們經常到处打游击，活动地区是易宝、經

會、隘仔頂、毛桃坑、下村坂、羅橋仔、陸家地、陳山等地打土豪，解決經濟問題，消滅了小丁坑反動頭子五個，抓了龍宮山陳啟美之妻（當時啟美不在），劉、林、游等團匪也有些害怕了。

九月十八日，國民黨十九路軍入城，城失守。全县各游擊隊整編為獨立團，在小池以上一帶，留下林生發、林清福、林祿秀等三人，區委書記為林清福。鐵山區亦留下李角王等一共十多人的小隊，兩區互相聯絡，開展游擊活動，成立「東南路」游擊小隊，隊長李角王。聯絡南福區破壞敵人交通綫。我們與南福區在隔石巖定期通信和交接，隊伍伙食全靠自養自給。在羅橋組織秘密交通小組，為南福區、鐵山區的交通站。一九三三年四月間，十九路軍分三路進攻我區，在十二灶區幹部呂元仔被永福民團打死。五月間，正是過節時，我們殺死了聯絡民團的林錦（系地主的後代）及其家屬，以後，又鎮壓了耳聾三、生蟲仔、祿仔（土名）。十九路軍與我們聯盟反蔣，後到快失敗時，我們隊伍則公開住在孟屈、羅橋、陳山、蔣武、白巖前、下村坂、火德坑、李坑等地，當時我們游擊隊的經濟仍是異常困難。林祿秀被敵人發覺，就回去自新，我們交代他回去自新時一定不要講，你負責公家的款一定要交回黨委，後來他去賭博，錢輸光了，人回去耕田了。以後，我們又和用他去偽平鐵區參加偽義勇軍，隊長陳廣德（是我們派進去的），後來我小隊比較公開殺死反動頭子。

冬，我們爭取了伪平鉄区人民委員会（十九路軍的地方行政組織），委員长翁光明与我联盟起来。在委員会里我們派了很多进去。这时十九路軍专门消灭民团，我們布置去里面的提出联盟反蔣，主动的帮助他們去消灭民团。国民党飞机来轰炸后，我們又对翁光明說：『你們消灭了民团，国民党来了你会死的，还是过来好。』結果八条駁壳、一支手机枪以及二十多条的长枪和四、五个武装都被我們爭取过来了。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一九三四年正月間成立了县委，又建立了巖鉄区委（鉄山区、巖前区合併），黃水海为書記，委員林清福、林德标。区委成立后，便又組織赤色农委，挑选好的幹部建立游击小組，扩大区的武装。在这基础上发展党团员，建立基层党团组织，有了党团组织以后，再了解游击小組真正可靠的就发給枪支，並找适当的地方来駐守，經濟問題自行解决。游击小組和党团员深入調查了解土豪地主对象，进行筹款没收，時間地点由县委决定，全县同时大張旗鼓动员破坏敌人交通运输、剪电綫、掘砲楼、燒桥、拦汽車、組織粉碎保甲制度、反对收租，写了标語『收租者杀』。民团长陈龙順的妻子陈連玉被我在石尖頂枪决了。

在春荒时又进行分粮斗争，做法是：先調查好对象：一种是消灭对象，这种採取没收；另一种是筹款对象，这种是不动他的财产。粮食、被子分一部分給貧苦农民。这工作很秘密，只有领导知道。

自县委成立以后，东南游击队整编为龙巖支队，敌人力量强，清剿紧，我们队伍就分散力量，隐蔽目标。敌人弱，我们就消灭他们，扰乱敌人，七月間，敌弱我强时，便经常出发消灭民团，埋伏敌人，这时红八团来了，区委游击小组便配合入团，了解情况，进行筹款，打土豪、拦汽车来解决经济，並捕杀最反动破坏革命分子。如民团红九、老鼠二仔等六人。

一九三五年正月間，区委委员林清福在李坑被反动分子林应桂报告团匪军被捕牺牲，游击队到陆家地，管理排长林保泰晚上下山到接头处家里去又被民团包围打死，还被打死二个接头群众，后来县委研究将铁区仍分成巖前区区委书记，林仁深、铁山区区委书记黄水净。在这时候国民党实行了经济封锁政策，限制每人四钱盐，企图把共产党饿死，並提出杀光、抢光、烧光、移光、实行保甲连坐法等口号，威胁人民，我们则发动群众和游击队粉碎他们的保甲制度。全县都普遍将反动保甲长杀掉，由贫雇农好的人去当保甲长，以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有个别的变质了的，亦将他杀掉。国民党提出：『誰接头共产党誰就要杀。』我们就将队伍直接开到象陈菊仔那样的地富份子家里去，强迫他们煮饭给我们吃。这样反动派要杀就杀他们自己，群众就减少遭受摧残和压迫。游击小组和敌人斗争到公开后，就建立巖前区的游击队。当初参加者有林南照、林岸鵝、迈六、秋旺、生锈仔等。

七月間，国民党进行全县总清剿，强迫群众在三天內要移民到謝家邦、芹園等大乡去。同时匪軍第十师加紧清剿进攻我游击队，在敌强的压迫下，区游击队长林新发和战士四人在白巖前尾光荣地牺牲了，二人負伤，队伍无人指揮被冲散，結果有六个带枪投敌，有的就逃跑回家，只有三人併入龙巖支队，移民后，国民党組織了壮丁队，匪軍第十师一个团駐在白巖前、隘仔頂等地方。那时，我队伍就开始到新区去开展工作来分散敌人的力量，在那些地区組織群众起来抗捐抗稅。匪軍开走后，壮丁队不敢駐守在当地，群众有部份搬回来生产了。此后，紅八团派一个連配合龙巖游击支队到巖前、鉄山、南福等三区活动，乘机一开始在增坪抓了反动林应桂及其家属五人枪决掉。县委配合区委发动群众向伪政府說：「春耕来临，要求回家生产。」到一九三六年正月群众都回家来了。四月間，我們繼續秘密活动，重新建立或整頓党团組織。还組織了游击队二十多人。

五月間有的群众受了反动派的反动宣傳害怕了，我們又进行政治宣傳，恢复群众对革命斗争的情緒，当时县委派了游击支队陈星柏（富农成份）来协助领导巖前区的游击队来开展游击活动，陈星柏到巖前区后与林秋旺（富农）两人作风腐化姦污妇女，甚至林要人老婆把她丈夫誣为反动杀掉，群众敢向他提意見的有林源光、林兰根也被誣为反动而被枪杀；林坤照被捕筹款懲办。引起群众也惶惶不安，認識不清究竟是紅还

是白，致以脱离了群众。此时，区委书记林仁深亦向他提意見說：『这样枪毙不当。』后来陈星柏、林秋旺說区委书记是保守观念，包庇反革命並向县委会报，县委准备枪决区委书记，区委书记知道了便不敢和星柏碰头。后来县委派了李福标同志下来处理。李福标在群众中了解了林秋旺、陈星柏严重腐化，群众反映极大，又掩盖自己杀死群众的罪行，因此先把陈、林二人調回到别的队伍去工作，情况調查清楚后，林、陈在东头孟被执行枪决。

巖前区委和游击队向外发展，在神前、上老、厦老一带进行活动。巖东区委陈連順、袁子清、大吉二仔等三人被厦老接头处覓同三（土名）破坏受包圍牺牲，迈赤米想叛变，到罗桥仔被我們枪决，区委夸了。以后派陈泉順（富溪人）来领导，重新建立巖东区委，泉順为区委书记。六月間民团到白巖前摧殘，游击队正在吃午飯，受敌包圍已得安全冲出，但替游击队煮飯的群众林光荣則被杀害。

秋收时，国民党第三师在巖前区到处圍剿，强迫移民，进行捕杀，白巖前被捕的群众十多人关在謝家邦，第二天幸得巖城匪軍沒有电话无被镇压，結果有四人无人保回来（都是群众团体幹部）家中房子全被燒燬，其中林木全家中有一个女儿才四岁，他的妻子无家可归，不堪敌人摧殘只得把四岁的女儿丢下潭里淹死了。我們的游击队埋伏在許松林打死了二个买菜的敌人，繳枪一支。以后敌人又来摧殘，先后一共燒了四

次房子，易宝、火德坑、罗家山、白炭前、下村坂、罗桥、孟坵等村都被燒光，群众被迫移民到謝家邦（除增坪外）。移民开始时在罗桥仔隔我们又打死了一个匪连长。

国民党第三师駐在謝家邦，許松林，不給群众回去生产，稻子熟了，被伪軍割去，白天匪軍去剿山，我們也出来扰乱敌人，匪軍在謝家邦建筑碉堡，摊派民工，被移民的群众被迫去建碉堡。

八月間，县委书记黃启富，委員張晶英、張榮炳、陈仁竹、陈金才、陈昌富、林欽发等先后叛变，后吴作球为县委书记，随后鉄山区委书记黃水海亦叛变。炭前区的群众都很害怕，接头处都是认人来接头，祇有吳作球、林映雪、李福标才有接头，別人来都不管。那些叛徒經常破坏接头处，剿山寨。如李坑接头处陈庆玉被証实而捕去枪决，毛挑坑、弥勒溪等地接头处亦同时被破坏，黃水海、陈仁竹、林炳欽等叛变后，交通站李炳发全家被捕。他一家人坚决，一点都不招，李本人被押到飞机场杀害，此时炭前区在国民党匪軍实行大捕杀，群众财产被搶光，房子被燒光，还被捕杀死群众計二十三人。

九月間，我們派了工作幹部到芹园去做地下工作，准备做好击破芹园碉堡，利用林仁深同志有个亲戚进去匪樓賭博，做好策反工作，賭了几天，我們队伍布置到碉堡脚，打死当地乡长一个，樓內林仁深亲戚三人作为內应，即攻破碉堡繳获各种枪三十多支，其中短枪三支並將砲樓燒

掉，这三个做内应群众就跟我们出来打游击。这次出击是县委吴作球同志亲自指挥的，十月间龙巖游击支队李角王来攻打内十八乡馬家山砲楼，利用把当地反属抓来打冲锋，到了楼下我们就架梯爬窗进去消灭了四个敌人，楼内群众被放出，缴了长枪十多支，砲楼被烧掉，我游击队到处活动，国民党第三师离开了謝家邦，移民群众还不能回家，因为反动民团壮丁队还驻在，这时斗争有些缓和，可是我们这里还是处秘密活动。

十二月，林狗益（謝家邦人）在易宝村叛变，就带了广东军阀在白巖前、罗桥到处围剿我们山寨。

一九三七年正月十三日广东军阀一五七师九三八团来进攻，当时我们口号：『对内和平，对外斗争（即抗日）』，龙巖支队被迫不得已和广东军阀打起来，我们损失一个排，这时巖前区的游击队被编为龙巖游击队，由县统一调配。巖前区委剩下並家属九个人，由县委幹部李福标协助积极进行秘密工作。林映雪时常有来联系指示工作。县支队有一小队在巖前区打游击，那时县指示龙巖各区行动，断绝敌人交通路线，这时移民群众渐渐回家，区委做宣传工作帮群众安排生活生产，向群众说：『会有光荣的日子，革命成功以后同大家造房子。』

二月二日叛徒黃水海又带领了广东军到陆家地来进攻，县游击队长李角王同志负重伤被捕牺牲，林映雪等同志安全冲出。

三月間巖東区委二人送經費到陳山，可是，被攻破芹山碉堡跟出來參加革命的叛變份子帶領廣東軍到陳山，區委書記陳泉順被仗擊負重傷送死了。廣東軍用三個營的兵力分三路進攻易寶村我紅八團三支隊，這是因岩南漳縣委幹部陳火照又叛變，原來我們叫他探敵情況，到約定的十點鐘他沒有回來，我們的隊伍就準備由大路移到易寶山腳，第二天早晨，我們的哨兵發現永福來了一路敵人就開槍，隊伍退到后頭山，架上機槍向敵人開火以掩護隊伍撤退，並打死敵人一個。退到郭嶺頭山時，經過光山被敵人發覺，吊迫擊砲，結果我們犧牲三人，此時叛徒狗盆仔又帶領廣東軍到下村坂、羅橋、白巖前等地，我們犧牲接頭群眾陳根泉、陳庭旺二人，又犧牲縣交通黃同發、陳同仔三兩人。陳家村在家犁田，廣東軍從他家里經過叫他回來，他跑了，廣東軍就提出說：『共產黨剿不到，不下山。』這時區委在下村坂北山，敵人來了隨即移動，敵人想燒山，但剛剛下雨燒不着才不受危險。在國民黨嚴重摧殘下，巖前區委和紅軍家屬堅持在這一帶工作。龍巖支隊的一個小隊在弥勒溪打了一仗後，隊員陳寶堂跟不上隊伍，後跟着了區委。這時期由於敵人瘋狂的摧殘和叛徒的出賣，群眾非常緊張，區委林仁深和群眾談話時，群眾說：『區委不要再和我們談了，要糧食我們支持你一點，等一下反动派來了，我們又會吃虧。』由於我們缺乏政治教育，有些戰士和不堅定份子不堪堅苦，隊伍中不斷發生：

叛变的現象，因此，造成时局非常混乱。

四月初旬由于敌人严重摧殘，区委天天移动，一天晚上在陈山住再出发到芒丛坑，中途经过下邦、龙登巖，有一个反动林金兴在龙登巖放哨，发现我們馬上去报告，这天是下雨，第二天当地反动民团派了一个伪保长林庚仔三（土名）和一个林映輝跟着我們脚跡，到增坪芒丛坑区駐地，馬上回去报告民团，我們却在那里睡觉，民团配合壮丁队分三路进攻，当场陈玉堂、林仁深及其家属翁三姑、陈敏桂等四人牺牲，玉堂、仁深的头被割去。被捕紅軍家属四人，只剩下李福标和仁深的叔母二人各逃脫一路，敌人叫被捕家属挑着玉堂、仁深的头到龙巖去报功，我們牺牲四人外还損失花机枪、曲九各一支。李福标回到原寨去检查，寨中剩下四个尸体，二个有头，二个无头，有一把斩人的柴刀和一菜筒筒干。第三天李福标同志到黄坑接到群众，群众很怕，李福标同志没飯吃，将一把柴刀去换一餐飯吃。到了卢田底又碰到敌人，天黑下雨摸到王庄接头处吃了飯，换下衣服，到黄土洞坑头的交通站休息了三天，写信給魏金水、吴作球同志报告巖前区委情况，这时即将国共合作了。巖前区到这时才停止了几个月，反动势力仍然在謝家邦、增巖、陈罗一带，把那些坚决革命的接头处逮捕，全区共被捕十一人（增巖三人、下村坂二人、罗桥四人、陈山二人，孟福一人），其中，陈天望、拐脚九二人在浮园被九三八团第三营第三连枪杀。其他都被关起来（到国共合作后才释放